林語堂叔侄介紹海明威

對於海明威一九四一年訪華，《大公報》可謂先聲奪人。海明威尚在途中，二月二十日重慶《大公報》就刊登了林語堂當月五日從洛杉磯寄來的《美國通訊》第一期。文章講述了美國政治社會熱點，其中有相當篇幅介紹了海明威：「海明威為美國文豪，所著《戰地春夢》世稱傑作。近著《For Whom The Bell Tolls》，敘西班牙游擊戰四天內一段故事，銷路已超五十萬本。」

林語堂認為，「倘寫作一中國戰爭小說……力量大於政治宣傳也。」他總結：「海明威既非記者，又非溫文爾雅之中國式文人，看來有暴虎馮河死而無悔氣象。」並簡述了歐戰以後寫實主義文風的興起。

四月六日，海明威抵達重慶。七日和八日，重慶《大公報》兩日連載林疑今寫的《介紹海明威先生》。林疑今是林語堂的侄子，後來成為著名翻譯家，是國內翻譯、研究海明威作品的泰斗。他在上海讀中學大學時就翻譯了海明威的《西線無戰事》《永別了，武器》。所以，《大公報》約請林疑今撰文，無疑是最權威的，並特意加了編者按：「……茲由林疑今先生詳細介紹海氏著作與思想，函為刊出，並以此文歡迎海氏之光臨。」

林疑今介紹海明威的主要履歷和創作歷程，並以《戰地春夢》等為例分析了海明威的寫作風格。在文末，他特別指出，歐美對中國向來缺乏了解，以為遍地惡棍文盲，「及至賽珍珠著《大地》後，美人始知吾國農夫生活真相，此原係小說，本無所謂絕對的準確，實替吾國洗冤不少。」因此，林疑今希望，通過海明威訪華，「對吾國人有一番更準確而深刻的認識，如上前線，則吾國士兵的英勇，抗戰的偉大，當可揚名海外，長垂不朽。」

（「《大公報》上的海明威」三之二）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數字壓力

很多時候，人的壓力來自於數字。舉個例子來說，我還算是個愛閱讀的人，讀書雖不夠精細，但速度不算慢，常以諸葛亮讀書「觀其大略」自我安慰。前幾天看到一組數字，卻阻擊了我自以為得計的「走量」策略。這組數字是這樣的：就算你是一個很愛讀書的人，活到七十歲最多能讀的書大概是一萬五千本，而這只佔世界最大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三千八百萬冊藏書的百分之零點零四。

延伸細算一下，閱讀從七歲開始，不算輸在起跑線上吧。那麼，到七十歲，六十三年，一萬五千本，平均每年二百三十八本，大概兩天得讀完一本，即便以每本十萬字計，每天需讀五萬字。據說經常讀書的普通人閱讀速度正是一小時五萬字，但即便是經常閱讀的人，每天一小時，堅持一生，也非易事。而且，這還忽略了所讀之書的難易程度，想我當年上大學時讀黑格爾，別說一天五萬字，五天一萬字都難以完成。

而且，做到了又如何呢？讀一輩子，不過是佔據了一個圖書館的百分之零點零四，而這個圖書館，在人類書籍的汪洋中，又佔多少呢？這麼一想，這一串枯燥而殘酷的數字，如顆顆飛彈，把一本書能給予的感動、激奮、悲傷、沉思、苦悶，打得千瘡百孔，稀爛無比。

換個角度想想，閱讀本不是「走量」的事兒。人類思想史的經典，窮一生之心力，也未必能參透一本。古之學者，數代傳一經，用幾輩子的智慧和閱歷，為一部書作註，解通一個字，已是極大的貢獻。圖書館裏那幾千萬冊的書，每一本書對你的價值都不相同，以一堆數字觀之，反而抹殺了這種區別。

莊子說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除了圖書館，數字時代把許多豐富、具體的東西都抽象為了數字，這更造成了一種錯覺，無涯之河似乎指日可待，焦慮也由此而生。實際上，庸人憂讀，實無必要。推而廣之，許多源於數字的焦慮，似都可消解。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廚房效應

我們所處的環境對塑造我們的想法和觀念起着重要作用。舉例，我們在寧靜的大教堂裏，會傾向反思人生與感恩，但在擁擠的牙醫候診室，我們很可能會不耐煩地想到未完成的工作。這便是「大教堂效應」，乃是一種心理現象，揭示了我們的物理環境如何影響我們的認知過程。

《打造第二大腦》的作者佛特認為，我們要以電腦與科技建立自己的「第二大腦」以減輕大腦的負擔，並提出「CODE」法則，即獲取（Capture）、組織（Organize）、萃取（Distill）、表達（Express）。

在「組織」一環，我們便要有「大教堂效應」的意識。佛特指出，我們的「第二大腦」是一個虛擬空間，保存着我們的知識資產。然而，這個空間的組織邏輯，與圖書館不同，而更像廚房。

在廚房裏，我們不會完全以物件的性質與內容來分類擺放，而是按「結果和過程」來組織。例如，我們可能有四支洗潔精，但我們不會將四支全部放在一起，而是放一支在當眼處，而其他存入櫃裏。這當中的邏輯，便是按我們在廚房的工作程序來思考。

順着這邏輯，佛特提出了「PARA」組織法，即以「項目」（Projects）、「領域」（Areas）、「資源」（Resources）和「檔案」（Archives）來組織我們獲取了的知識資產。

「項目」是具有期限的短期目標；「領域」是需要持續關注的長期議題；「資源」是我們感興趣，但還沒有轉化為項目或領域的筆記；「檔案」是用於已完成的項目或不再相關的領域。

在這四個領域中，「項目」是現在進行式，跟我們的日常工作最為相關，而「檔案」是過去式，是最不迫切的知識，但又是能夠喚醒我們成就感的資產。「PARA」組織法以「結果和過程」的迫切性來分類知識，一方面令人容易存取，另一方面也令人不容易為獲取而獲取，而是專注於獲取知識來變成產出。

關於「CODE」法則的「萃取」與「表達」，下回繼續。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西方視角下的華人女性

某時尚品牌近日發布的彩妝廣告宣傳照又再涉嫌辱華，因為照片中的華裔模特兒化了橘色的鮮艷眼妝，卻特寫她以兩隻手指將眼角向額角提拉，吊眼梢的神情陰森古怪，讓面容看起來符合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國娃娃」形象：鳳眼妖媚，與金髮、大眼、高鼻、豐唇，亦即大眾心目中的亮麗女性模樣相距甚遠。

「拉眼角」的手勢是否蓄意侮辱華人與涉及對亞裔的種族歧視，只有廣告創作者與拍板定案的品牌負責人清楚，但同樣產品還出現了另一款在模特兒身上印上豹紋、瀏海蓋眉、雙眼窄長得近乎看不到的廣告照片，同樣予人怪異莫名的感覺，也明顯區分了中西方女性的不同，總令人看後免不了產生懷疑，外國人對中國女性的膚淺印象確是牢不可破。

過去不少時尚品牌都曾犯類似的「技術錯誤」，例如模特兒總得剪「齊蔭短髮」、眼距誇張的闊、不可以大眼睛，有時甚至穿得如數百年前的農婦，戴着如清代宮廷流行的髮飾與假甲，即使化了妝，也一臉塵土，像飽經歲月與大自然的摧殘。雖說「一樣米養百樣人」，人人的審美標準也可以不同，但諷刺的是在不少西方人心目中，華裔女性就要有既定形象，不能精神奕奕、光鮮亮麗和膚色白皙，揭開了時尚的遮羞布，就是源於過時、守舊與規範化的想法，國人必須留意是否有根深柢固的歧視成分。

只要對今日中國稍有了解，就會明白中國人與時並進的真實面貌，不論性別、年齡和社會階層，也懂得追求整潔、時尚和品味，更不需在人前刻意將眼睛拉長蹙起，也可各自具有中國特色的美態。中國人現在也不會認為入時的西方女性一定要有如雲秀髮和長腿碧眼，因為我們有國際視野，懂得接納、包容、欣賞與讚美。盼望來華經商，欲在我國市場分一杯羹的各國品牌與商家，也能以平等尊重的角度看華人女性，在設計和宣傳上予中國人應得的尊重。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鏨胎琺瑯「太平有象」

在故宮博物院借給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珍貴文物中，有一對鏨胎琺瑯「太平有象」（**附圖**，其一）。它們正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第二展廳「紫禁一日：清代宮廷生活」展覽展出，該展廳主要呈現清宮中人物衣食起居、治國理政、敬天事神等多個情景。

鏨胎琺瑯「太平有象」，清乾隆，通高一百七十厘米，長一百厘米，寬五十五厘米。象體態碩大渾圓，胎體厚重，氣度雍容大方。據故宮博物院專家李永興提供的史料，這對大象是兩廣總督李侍堯於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進貢的。彼時廣州匯集着南來北往的商人政客，聚集了各種能工巧匠，在畫琺瑯到來之前，廣東匠人已經熟練掌握了掐絲琺瑯和鏨胎琺瑯的製作。可以說，廣東「承包」了清宮的琺瑯供應。

這對象被安放在紫禁城內的道教場所欽安殿中，此後二百多年間，從未離開過北京城。直至二〇一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它們才第一次結伴「出宮」，回到「家鄉」廣州展出，隨後又南下結伴赴香江。

乾隆對於大象馱瓶的組合似乎特別感興趣，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的工藝製作紀錄《活計檔》中，可見不少為瓷象、玉象添配寶瓶的紀錄。為何大象陳設如此受皇帝喜愛？「太平有象」指代太平景象，一般認為象負一瓶，取「瓶」與「平」同音，象背上馱着寶瓶，在中國傳統文化裏有天下太平、國泰民安的意涵。乾隆時期，各類以祥瑞圖案拼湊而成的四字吉祥話十分流行，而太平有象這個藝術母題，在清代宮廷蔚為風行，作為盛世的一種視覺暗示，躋身成為清宮不可或缺的陳設。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漢服春景

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港人北上忙，假期結束當日，深圳各口岸人潮湧動，筆者也是其中一員。內地城市，地大物博，賞春景、觀花海、逛逛食食，怎一個愜意了得。除卻自然好春光，筆者發現，在大城市的一些商場、街邊，不少年輕人都愛上了穿漢服。

某個下午，筆者逛一條商業步行街，正在流連於道路旁琳琅滿目的商舖，就有一群隊伍浩浩蕩蕩走過，他們身穿各式漢服，臉上皆洋溢笑容，衣服花色紋路也各不相同，既有花團錦簇的繁盛，亦有清雅秀麗的江南風，友人告訴筆者，「現在不少年輕人都喜歡穿漢服，不僅穿着它們逛博物館看文物，也會進行一些角色扮演。」

說回香港，穿漢服者尚屬小眾。早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館之時，曾有觀眾身穿「復刻」敦煌壁畫記載的唐代女性造型漢服到場，亦有市民身穿宋代士兵戎裝。他們希望既可以應景，也可以宣傳漢服文化，十分有意義。但比之內地的接受程度，穿漢服外出時往往會引來許多奇異目光，比如去年就有女生曾在尖沙咀身穿漢服打卡，引來討論，不少人都覺得漢服很好看，理應保存，雖然也有小部分人認為，漢服與現代都市「格格不入」。

但其實，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會，國家「十四五」規劃更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漢服也可以作出改變，比如在設計之時，加入更多元的文化元素，既符合時代審美，又能兼顧到現代時裝的功能性。如此，不僅可以潛移默化地將漢服文化滲入大都會，更能盡展漢服之美，令愈來愈多年輕人願意去了解、去穿着，從而令漢服更加融入尋常百姓家，促成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的傳承和弘揚。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隻沒有耳朵，一隻沒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這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兒歌。近日，在美國南部，也有兩隻跑得快的老虎，不過，牠們有耳朵，也有尾巴。

三月二十六日，因龍捲風的侵襲，美國喬治亞州Troup County一間動物園遭受嚴重破壞。風災導致園內老虎籠閘門鬆脫，讓兩隻老虎「聞風而動」、「望風而逃」。收到動物園老虎失蹤的通報後，警方呼籲當地民眾，在當局尋獲老虎之前，與寵物留在室內，以策安全。

兩隻逃脫的老虎，不知是否被龍捲風吹得迷失方向，還是對動物園「舊居」和飼養員殘存一絲溫情，重獲「自由」之後的兩隻老虎很快分道揚鑣，但未揚長而去。其中一隻老虎未走出園區，當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已被園方捕獲；十五分鐘之後，另一隻老虎雖逃出動物園，但徘徊在園區附近，被麻醉槍擊中後也被送返。慶幸的是，在兩隻老虎風中「自由行」中，未有任何人員因此受傷，虛驚一場。

二〇一六年五月，在荷蘭的奧爾德伯科普村的一家大型貓科動物收養所，由於其中一扇門未關嚴，說時遲那時快，兩隻老虎奪門而出，狂奔而去。警方出動直升機追捕，且有一名攜帶麻醉槍的獸醫同行。逃脫的兩隻老虎還未跑出第二道圍籬，已被麻醉槍擊中，昏迷中被送回收養所。

二〇一八年六月，在德國西部呂內巴赫的動物園，上演了一幕集體「越獄」大逃亡。由於暴雨水浸，圍欄遭到破壞，兩隻老虎，夥同兩隻獅子、一隻美洲豹、一隻熊成功逃脫。在當地警方大規模的追捕行動中，一隻熊不幸被擊斃，兩隻老虎及其他猛獸，在數小時內陸續被成功尋回，送返動物園。從此，「久在樊籠裏」，不知何時返自然。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訓練目擊證人

在美國警匪片中，列隊指認，即警察讓目擊證人從集結的人員中辨認出犯罪嫌疑人，是常見戲碼。這種做法植根於美國的習慣法系統。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有科學家研究其中潛在的問題。認知心理學家認為，儘管大部分人能毫無困難地認出親朋好友，但目擊證人多半在緊張、異常場景中看到陌生人作案，又時隔幾周甚至幾個月才被警察傳喚，所以他們的記憶並不那麼可靠。而且，辨案程序可能進一步提高錯誤的幾率。

首先，警察讓證人辨認的不是真人，而是一組圖像。其次，他們不會告訴證人其中不見得包含犯罪分子，證人以為一定要指認出罪魁禍首。再次，在法庭上詢問證人是否確信時已時過境遷。從最初辨認開始，證人已多次得到警察指引，結論可能錯上加錯。美國錯判案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證人在法庭上都表示對自我判斷非常確信。

愛荷華州立大學心理學家Andrew Smith認為，列隊指認的功能應該像新冠檢測一樣，我們不僅想知道自己已被感染，還希望排除感染的可能性。目擊證人不但可以指認嫌疑人，也可以保護無罪者。所以他建議，當場指認後，警察緊接着追問目擊證人六個問題，讓他們解釋對結論有多確信及為何不指認其他人。這樣，警察能獲得更準確也更豐富的信息。

美國各地警察可能提供五六個人選讓目擊證人辨認，有的國家如英國、加拿大警察則提供八到十個候選人。無論如何，當場追問都有助於提高辨案效率，保護無辜者的清白。但這個研究成果剛剛發表，有待進一步改善和推廣。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